#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園漫録卷一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紹昂

子部十

# 南園漫錄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 提要

臣等謹按南園漫錄十卷明張志淳撰志淳字進之本江寧人隸雲南金齒軍籍因為永昌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戸部侍郎是書前有正德十年自序稱因讀洪邁容齋隨筆羅大經鶴林玉露二書仿而為之卷首數條皆

舉容齋隨筆之語而辨其是非蓋其書之所緣起也其餘則述所見聞各為考證大抵似洪書者十之一似羅書者十之九所論如江神一條譏洪邁舍人事而謟鬼神卲濂著書一條譏其大學衍義補不敢論及宦官立意皆極正大其避諱一條謂蜀本書多缺唐諱乃相沿舊刻桂辨一條謂桂花桂樹為兩種張籍詩意一條謂瞿宗吉歸田詩話不知其

作還珠吟時已先居人幕下駁正皆頗明晳其辨永昌非金齒地諸條考證致誤之由亦極詳核他如春草王孫一條王維詩語實本楚詞而昧其所出横生訓詁之類或失之陋元順帝一條誤據庚申外史符臺外集之說以順帝為瀛國公子之類或失之無稽盖瑕瑜不掩之書也中頗紀載時事臧否人物故卷末又有嘉靖五年題後一篇辨何喬新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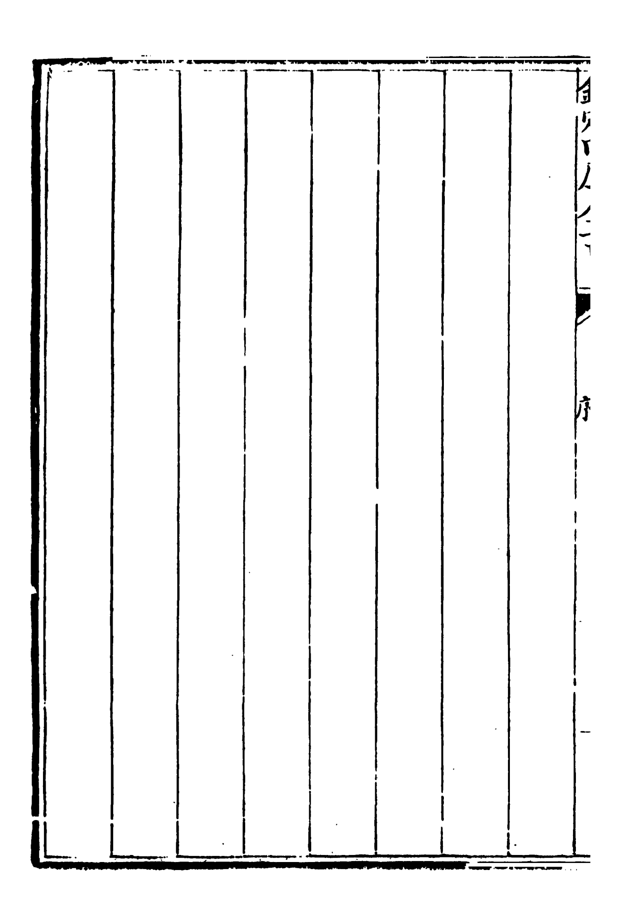
夷錄之失實而以書中所載自比于滌盛書
枋頭事其所紀錄亦可與明史相參考云乾
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園漫録序

予閒居四年惟鉛槧是事去年冬病久凡書之宏深旁睨者皆不能事事則取雜説如容齋隨筆者數十家以消日幼子合侍而問曰此何書曰此宋人洪景盧氏紀事之書也曰大人日觀之有可言者乎曰容有之曰可學乎曰此皆紀事之作事隨代有而義理無窮奚不可學也曰然則何不效為一書乎曰洪在宋為法從家居食禄終身當時人君所以禮之者甚至予何敢方之越

翌日取鶴林玉露觀之合復問曰此何書曰此宋人羅大綸氏紀事之書也曰於洪書何如曰將無同曰羅何人曰羅吾不暇考然觀其自序曰為臨川從事被劾而歸是書遣成則止於從事也已曰然則大人亦何以埒洪書觀之而此書抑何以傳至今不廢乎將書惟其言而不繫於遭際與否也予不覺逌然遂為書容齋所未安者數十事而并予所聞知有似二書者賡之題之曰南園漫録要之文雖不工而揆事昭理亦或有可觀者

正德十年春正月永昌張志淳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園漫録卷一

明 張志淳 撰

避諱

隨筆謂孟蜀書刻避唐諱以為唐澤遠此恐不然孟蜀初定書多唐時所刻後遂承之不改何唐之澤乎元滅宋後元刻諸史如殷敬恒桓構之類皆諱又如恒字省下一畫至今亦不改凡各布政司鄉試録罔不然豈宋之遺澤至今不忘乎不知為沿襲不明之過反以為唐

之遺澤其誤甚矣

寧馨

寧馨阿堵二語謂為吳人方言復旁證所出可謂博矣但解阿堵為此處亦誤蓋阿堵猶言這箇也寧馨猶言這樣也

王文正

王文正公不諫天書隨筆譏之是矣至比之張禹孔光不亦過乎彼二人無可稱而為害大王公有可稱而為

害小又况二人終身自以為是而王公遺命有不可掩者固難律之於一也

引孟子

孟子論百里奚隨筆引栁子厚復杜温夫書云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决辭也因引孟子論百里奚一章言用助字開闔變化難與温夫言然栁子所云者常也到變化處又不拘此矣觀遷史自當識之

江神

完顔亮之敗死容齋欲加江神以帝號而湯思退不從至遺恨筆之於書夫亮之敗死以天意言則亮惡已極宋運未改也以人事言則虞允文之功也於江神何與容齋乃欲封江以帝號且言淮河不能如江則眞以人責神矣豈理也哉若神果能佑則前韓世忠大敗金人於金山尋又大敗於金人然則神何所據乎夫帝主宰之名也天以此理主宰萬物無物可並故曰上帝曰天帝今以四瀆一神而冒天之稱則國之休咎繫乎天者

尤大且急而使之下同一瀆之號天豈享乎瀆豈安乎凡人君所為祀神者理當祀也所為祈佑者理當祈也無事如舜之望于山川征伐如武之告于大川是也若責以將帥之出力已失祀禱之理而又曰河與淮不能遏敵然則無虞允文之徃江神自能遏敵乎夫四瀆秩視諸侯在五嶽之下自漢以諸侯為王後遂加四瀆以王號亦諸侯之制也容齋時為近侍又博學能文豈不知此而必欲以帝號加江神推其類不惟昧事神之理

其流至使人君不修德政而溺於求媚鬼神其不為孫皓劉劭者幾希矣殆非小失也當時思退只以四瀆秩不可上同於天抑之是已而未究極於理故不足以破容齋之惑而服其心使如前與之論只告謝江神通不加封亦可也然思退賊檜之黨豈足以語此大抵用兵假力於神多載史冊此皆將兵者巧於倡愚勇之智計初不以告人者而容齋遂以為江神真能死完顏亮真能敗完顏亮而河與淮不能其昧於事神之道甚矣

武侯

論諸葛武侯於前而引杜子覇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結之是已至後論漢士擇所從乃以武侯見昭烈事埒之荀彧和洽高柔郭嘉趙儼邢顒吕範周瑜之閒夫三往方見自三代而下唯武侯一人而乃槩等諸魏吳隨時求用之士且又若武侯有心先事昭烈以為自謀者何其悖也

官制

論真宗始創學士以下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秘閣幾四十種非若前代之冗泛夫官之冗泛莫過於宋凡立言立論於本朝之失不言之可也婉言之亦可也顧謂過於前代不幾於欺誣乎若移此以稱我朝之官制則無閒然矣

無何

論爰盎傳日飲無何只引師古曰無何更無餘事也又引盎傳毋苛言南方不宜多飲又淮安王傳無何注以

為再無別事皆因上文為義則無何通無發明蓋無何猶言無幾也今人作文亦言無何猶云少間也言日飲酒不治其事少間則又勸之曰毋反而已蓋宄吴反反事必致禍於盎不勸其無反亦致禍故也如此解為得若楊鐵崖補日飲無何辭只據盎傳解亦不察耳

論兵

論靖康之禍中外兵數十萬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以為氣運使然此尤非確論蓋自武侯治蜀繼以蔣

琬費禕輩朝之正氣公心未嘗改燕晉創業日淺其先之風撡亦未盡喪故士卒如是若宋自哲宗用小人而加以徽宗乆乎位養成一種無恥無義憸邪姦佞嗜利私己之人通在顯位而擯斥正直忠良殆盡再加以蔡京童貫之虐朝之公論士之正氣民之恒心銷磨盡矣此何預世運邪後之君天下者深警乎此謀人國者深念乎此則自不各顧其私而惡直醜正以養成一代之禍至於民無憤哭而無可救藥矣彼小人方溺其私而

不肯少念及此而容齋又委之世運以助其無所忌憚之心其關係豈小小哉

和詩

論古人和詩必盡其意非若後世為次韻所拘予以為盡意與否在作者非次韻所能拘也去年宗伯喬公宇寄予一絶云六詔山川萬里餘三年踪跡歎離居題詩為問南園叟應了人間未著書予次答二十絶詩雖不工然所以答其意者却未嘗以韻拘而有不盡也漫録

於左竹帛分排萬卷餘便堪瀟洒送諸居追遷述柳能無意只恐人疑是謗書老來無復計三餘日日昏昏兀兀居天下已多投閣誚子雲何羨太玄書身名瓦裂更無餘獨有青山是舊居除却南華經一卷案頭抛盡向來書灌園心事外無餘寂寞柴門傍水居却有誇張杜陵處手持厚禄故人書江左衣冠望久餘巖瞻旦夕待君居定知還有山翁信莫怪渾無寧相書餘多不録

勲階

文官一品勲階自光禄大夫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制載諸司職掌明甚成化中閣老眉山萬公安一考滿始封吏部請給時濟南尹公旻以太子太傅為吏書將滿遂創為萬請而循之至三原王公恕以太子太保為吏書滿三載僉意公必矯前弊令南吏書安陸孫公交為員外郎受王公知最深將伺隙言之見有工刻柱國圖書遂止後四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為吏書皆自請給再不可正時鈞陽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為兵

書考滿當給曆馬不協固執以唯内閣與吏部有請給之例兵部不當請益無謂矣馬乃言之於内斯給馬法守一壊其流至此

辨姦

容齋辨張天覺姦人之雄而蒙賢者之名只以蔡京不相能之故近弘治正德之間大臣有姦深無文誤為内寺所惡或又有承弊政之後輙能矯飾遂得賢名美謚以盡掩其平生之實者酷似之不知後世寧復有容齋

之見否也

惜才

三原王公為吏書時天台夏進士鍭放回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鍭以為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欽不懌時予為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鍭嘗以所為文獻公公因停其事命予勸鍭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予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

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廵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顔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鍭送刑部又丁寜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子引官面問曰鍭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鍭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微笑謂子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而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

也可謂難矣

署門

公為吏書署於門曰宋人有言有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都為羞今動曰贄儀贄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孚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予目擊為吏書者先後凡幾人矣竟不敢署門如此亦各自知也

論將

容齋謂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岳少保以母憂去官累辭起復之命朝廷用呂尚書張淵道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為樞密都承旨弓考齋東野語記淮西之事甚悉詞意與此全不同宋史論斷亦謂淮西之舉岳飛在營張浚惡飛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今謂岳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則覩岳應張之言足明其本心豈

有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之念又朱子亦曰岳亦横終
恐難制汪浮溪藻與容齋同時其言亦概岳於張浚而
不别白又槩謂之齷齪常才又獨言岳軍中游手竄名
而廩者最多夫朱子之論岳多得之張敬夫敬夫之言
多得之於父浚宜無恠者然觀朱子以只憑渠家文字
草成張魏公行事與他書所記多不同爲恨則大賢之
改過不吝可類推已至如容齋與汪所言則何恠高宗
中無所主而賊檜之敢於殺岳乎以岳之忠誠才猷據

後世事定後觀之誠所謂天下之奇才豪傑無間言者而當時洪汪皆列侍從有名猶所云若是後數十年朱子猶所云若是則君子一時不値明君而欲人盡知其藴而不宽且欲一時是非之必定難也

廟額

予郡有漢壽亭侯廟宇甚莊重成化辛丑有鎮守太監命撤之而更以武安王廟盖内寺不知前代名臣皆題其故封乃洪武初定五岳四瀆為神之

詔格也椽法與理再不容有所更今天下皆然不惟不能正而亦不知所自矣又漢壽為亭名新安程學士敏政已辨之但不知劉宋時亦有漢壽之封可證也

取蜀

容齋言取蜀將帥多不利如洪武中伐蜀取偽夏廖公永忠功獨茂其後亦以服龍鳳衣抵死子孫無聞亦可證矣但云凡割據於蜀者不過一傳再傳考之晉書自李特據蜀傳子雄雄以兄子班為太子雄子越弑班立雄

第四子期驩子壽又殺期自立壽死子勢立降晉凡六世四十六年乃亡却不止一再傳也

冉子

程子謂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然冉有稱冉子退朝冉子為其母請粟凡兩稱冉子則不獨二子以子稱矣

鉛錫

嘗見本草謂粉為錫粉又名定粉即今婦女傅面之粉

也此粉燒鉛所成錫為五金之賊只可為器皿不可為粉不知何以名錫粉後見周禮金有六齊以金六錫一為鍾鼎之齊以金錫半為鑒燧之齊注謂錫多則刃明故諸齊皆以錫和之故鑒燧金錫相半今觀古鑒多清白信矣然錫絕不可和金亦不可為粉乃知古之錫即今之鉛也但錫山之名已久何以不名為鉛而名錫然江西有鉛山縣又何以鉛名乎誌謂周秦間曾產鉛錫則鉛與錫固通名也韻書亦稱鉛為黑錫則鉛為錫明

矣然鍾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鑒燧皆和以鉛則防其挫折易斷缺用其堅韌不脆用其照物明白所謂金性堅剛錫性柔與金或赤黑錫則青白也然則古謂鉛為錫今則鉛自鉛錫自錫耳

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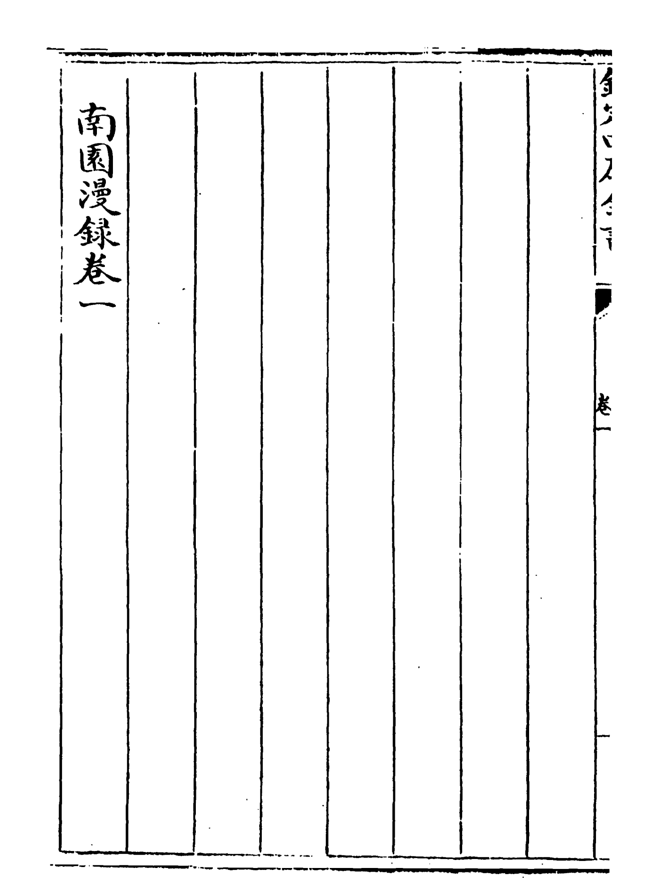
春秋論元年之義而推及乾元坤元紀元日稱元祀人君體元宰相調元備矣近觀歐陽永叔以元無他義意亦甚異之偶見擲骰子者謂一為么又見朱子大學章

句謂一為首中庸章句又謂一為一若以元年之義例之則訓首者又當别為訓而有他義乎從是言之則歐說亦或有所見也

笑語

太監錢能女真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來鎮雲南其怙寵驕蹇貪淫侈虐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笑語者雲南有一富翁病癩其子頗孝則執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沉

於滇池其子出厚資乃免又王生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為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惑衆僭號二字王復出所有方免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為發笑也能後雖挑釁安南三原王端毅公挫其虐然尋復守備南京弘治末老死京師不識天道何在或言其幼畜錢寧於滇晚俾專鎖鑰能病寧利其所有遂進毒於能而死寧初名福寧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子然則能之報亦不為無也





# 南園漫録卷一

南園漫録卷二

明 張志淳 撰

拐子馬

金烏珠用拐子馬馬相連以革軍亦貫以韋索號長勝軍自言從海上起兵用以取勝然燕慕容恪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五千為方陣而敗冉閔則用兵之法前固有之

稱謂

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為吏書鈞州馬公文升為兵書同
朝王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馬公於
弘治中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為吏書每對予言及王公
不姓不號但曰老天官前輩之謙巳敬徳如此

風裁

錢塘倪公岳弘治中以太子少保為吏書一時極有風
裁人畏奉之恐後惟為都御史張公敷華一沮蓋公後
南來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欲償以值堅不受云有鹽

在淮乞一書與張獲支則已矣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直吏部外官所當奉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公大悔沮

人傑

東坡論范增為人傑盖本漢高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人傑即繼以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則漢高固以人傑許增矣此東坡所本也容齋只據楊氏之論謂增非人傑謂坡論未盡夫增之為人尊以亞父則留言計不用則

去且又能逆知漢高之志不在小終能覆楚非人傑其誰能之予少嘗作增論惜其不能佐梁聲秦之罪以伐之而假立楚後以為漢資今思之亦不止此蓋羽有蓋世之勇增負間世之智羽既尊已謂以智佐勇而天下無餘事矣殊不知羽雖勇一人之勇也已雖智一人之智也顧再不思求天下之勇智以為勇智此其所以失之信乎韋而更不聞薦一士也其志業無成所蔽在此耳使增非傑漢高肯溢美之於身後耶觀朱子以豪傑許

王猛則增以人傑稱不為過而容齋踵楊氏之說為過矣

工魚

大理出魚細鱗而纖長長不盈尺多腹腴而味美名曰工魚雲南誌載之謂土人不識江字因誤為工其說非是盖古韻江有工音如陶淵明停雲詩時雨濛濛平陸成江李翺別灊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自昔曉文義故用古韻豈昧一江字乎茲非土人不識字乃

脩誌者不識字耳當時閣老陳公文為雲南布政使實

總裁之顧亦不察

對句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

典成欲德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

禮書為大學士在内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袁公

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南都

禮書忘其名而掌太常事崔禮侍志端復進禮書崔無

室家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為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黄老翰林十學士五个白丁朝紳一時盛傳以為的對而有識警盖十學士内五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予於五人嘗見二三人之作固非誣也第一對句而於時事及萬劉二公之隐皆可考見人言可畏乃如此然吏書亦號文部如許公進劉公宇視予所見三人復有間而人卒不以此置喙豈非終不以文學為職業與

北岳

馬公文升為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於山西渾源州之恒山今南祭於曲陽縣者始於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及北岳所在故誌有恒山飛来之説今京師在北恒山在境内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於恒山為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為禮書固執誌言不可事遂寝馬公嘗語予倪非以誌必可信也其父謙無子嘗遣祀曲陽之北岳因私禱神求子夜夢岳神揖旁侍一人

與之後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然舜
廵狩所祀北岳見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奉祀
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矣予因
思之信如誌所言則亦唐失河朔神不饗而飛至曲陽
也宋繼唐而王通無河朔則踵唐而祀於曲陽亦理勢
使然也今舜祭之地既在山西而信誌言誤矣借曰神
在唐宋已飛来則在今日亦必欲飛歸矣抑倪無嗣以
姪後官止太子少保爲吏書一年遂卒壽止五十有七

其禄位名壽視鹽山王公翱三原王公恕有間矣而二公何不聞為神降與或曰俔為吏書有名然二公之名遠出俔上或曰俔以驕侈失之然則為神所降顧為驕侈以累德而非神所降乃徙優焉此殆有不可曉者予友張御史西銘臨安人也母夢黄鶴入帳生仕終御史舉人劉斗母夢斗降於室中生故名仕終廣西都司幕職此尤有不可曉者

郡城

永昌城之山曰大保俗呼為寨子山舊城於山下洪武十四年為麓川思倫所屠十六年指揮壽州李觀築今城於山下又築子城於山上日輪兵守之二十三年觀卒指揮胡淵代之始去子城而以觀所築之西面移包於山上蓋淵見京師城包鍾山故也遂盡滅觀之績以為皆已所築故至今亦無碑記率相傳以為淵之績業淵子孫又世官於此故再無知者淵既徙城得寵遂革府為金齒司學亦廢為倉至今招鎮守之禍皆淵作俑

也據淵更觀之舊而免輪守之兵既可禦寇防險又使山居城內林木蒼然其績亦不可泯但掁觀之功而無文記又革府為司廢學為倉以貽鎮守之禍其惡亦不可掩而憲副林公俊創立名宦祠於學宮而淵首與焉其亦誤已廢學之人而祀於學何居謂宜別祀於所移之城上斯得已

麓川

正統初麓川思任叛屠騰衝據潞江時遣雲南鎮守太

傳黔國沐公晟爲揔兵官左都督方政爲左副右都督沐公昂爲右副率師討之師至潞江晟以思任幼嘗育於其家決意招之時栅守江者思任黠酋緬檢法也已許思任決不容渡矣彼見駐師日久益罵詈無狀政故武將也不勝憤屢請攻之晟不許兵駐久運餉石費三兩師多是政政遂夜率所領兵渡江擊之大敗其衆走緬檢當時謂之飛渡潞江政遂乘勝逐北至上江上江思任所居也政率所領圍其寨不能半而兵晝夜追逐

已疲又夷兵救援益衆乃以旗牌取救於晟曰數至晟不遣曰我不曾教他去麾下苦言之乃遣一指揮率少兵往指揮陰探晟意給言至夾象石遇夷兵不可進遂已政知晟決無援意遂復送其子瑛過江瑛與從者攀哭不已政拔劍叱之曰汝急去做將官不死不了遂復過江赴敵夷皆披靡馬躓夷攢刺之為泥時正統四年己未正月四日也麾下盡死有潛江流而達雲龍州治州夷皆醉之而後以竹索穿其掌送思仁斬之晟聞政

死遂焚江上運餉披黑氈雜敗兵歸永昌雲南布政使
應履平按察使賴巽以其狀聞於朝朝遣都御史丁某
問罪遣行人曹某祭政贈政威遠伯謚忠毅立祠永昌
子瑛招魂歸葬郡人哭皆失聲晟駐永昌久聞遣官問
罪遂陰遣人告之曰吾為主將凡喪師失律吾皆任之
遂發永昌日唯以冷水啖市所賣酥油燒餅行至楚雄
遂卒時三月十六日也年七十二事聞朝廷以晟位望
素隆嘗馴土安南今又以敬畏國法自殞遂贈晟定遠

王謚忠敬尋以子斌請立祠雲南斌卒子琮嗣琮無子
嗣遂絶正統九年甲子兵書東鹿王公驥始大征以政
故歷陞瑛至南河侯瑛無他才技時號方三軟謂頭軟
口軟膝軟也當驥為揔督偕揔兵蔣貴來時政與晟卒
已久而文達李公賢撰古穰雜録謂麓川初叛沐晟尚
在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
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遣
王振操柄逞忿驥阿其意云云夫麓川初叛晟固在鎮

晟為揔兵政為左副昂為右副統兵數萬討之在正統
三年戊午政死節上江在已未正月四日晟敗回永昌
在正月五六日自永昌回在二月盡卒於楚雄在三月
十六日驥揔督與貴大征在九年甲子事平在十三年
戊辰李為閣老最名有相業極遭際一時國史皆其揔
裁庶事皆其綜理顧失實至於如此然則後世將安所
憑哉良可歎也至論事理大意只以為得地與人無益
而勞費萬萬殊不思政以左都督死於夷極慘烈矣欲

不與師得乎前以數萬敗於夷矣欲不大興師得乎嘗
見楊文貞公士奇作詩送楊郎中寧從征大意與李之
見同而不敢露又見王吏書作沐忠敬廟碑與李所言
同盖李素敬王而王與楊同朝之見又同一得沐氏子
孫隱蔽溢美之狀中其素見遂不復疑李遂據以為真
而以其事遷就之而筆於書而不復考也夫振之惡雖
不可殫述然其主麓川一事於國體於利害於忠臣義
士之宽於久逺之計自今觀之殊為有得不然則歷今

七十餘年為中外所壞不知群夷變亂幾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嗟乎如楊王李三臣在我朝可指數而於史於事於是非皆顛倒謬誤至終身莫之省改此朱子於撰張魏公碑而深悔只憑渠家草來所以為大賢不可及與

巡撫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羅一服無紗羅日給唯猪肉一觔豆腐二塊菜

一把醬醋水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一欲擕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録其辭而焚香禮之後公為吏書予見公衣服飲食雖不侈而亦如常後見公祭兄文有曰昔往撫滇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犯即有大禍惟兄勸從正果遇禍兄以死理雪從是觀之公畏天憫人固非利害所能怵而公兄之賢亦有以助公之氣與志也

減字

唐劉闢新書傳曰始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即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舊書傳曰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雙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磔食之唯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今按雙手據地倒行入闢口共九字手行入其口減去雙據地倒四字乍覩之不知為何說也曷如舊書之明暢乎前輩非之信矣

識見

司馬公光宋之大儒其所修通鑑如紀武曌黜中宗帝曹氏冠昭烈朱子作綱目已正之矣至於削去留侯迎四皓事以為子挾父夫以為挾父則當載之而論以為戒不為挾則當書以為勸顧從而削去則太子曷從而不廢乎如有疑似削之可也留侯定太子之事漢書屢見如周昌傳亦明言以留侯策止顧削以滅其迹可乎又如取李舟言謂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

已有則小人入夫天堂地獄之無豈待疑似而述舟見道不真之論以教人是啓之矣朱子謂其氣與理不曾會得恰好處二程毎引之終不能上所以識見不真而偏執如此

## 損卯

今木工構屋交會之處鑿為損卯殊不曉其義意偶見金史張中孚製小舟數寸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鉤帶謂之鼓子卯則卯字固載於史矣但二字之名義終不可

解

藥名

蓬虆覆盆子本草各出二條是矣下又引唐本注曰覆盆蓬虆一物異名今注曰蓬虆覆盆之苗覆盆蓬虆之子則全誤矣緣此紛紛議論通不能辨二物惟衍義謂蓬虆非覆盆也自別是一種雖枯敗而枝梗不散又謂覆盆子四五月熟味酸甘外如櫻桃許大軟紅可愛失採則就枝生蛆圖經謂莖葉皆有刺花白子赤黄如彈

丸下有莖承之如杮蒂狀三條為是然衍義又謂軟紅可愛則又以蓬虆為覆盆矣蓬虆初熟軟紅覆盆則不紅也殆不如圖經赤黄之得真矣然圖經又謂苗短不盈尺則又非也覆盆樹與苗但不甚高也衍義又謂長條則又以蓬虆雜之矣覆盆不生條也本經既分為二物是矣下又云一名覆盆子則本經已誤於先矣蓬虆子初則淺紅熟則深紫有芒頰長覆盆子初則黄熟則赤黄芒微蓬虆蔓生條而甚長覆盆樹生枝而不甚高

蓬虆子味甘酸而淡覆盆味甘酸而深蓬虆刺大而稀覆盆刺細而密蓬虆枝梗枯敗而不散覆盆枝葉四時如一只是其子形狀其以津液為味其熟之時皆同本經遂誤陳上良識蓬虆為苺言其形皆是而不能定為蓬虆寇宗奭知覆盆異於蓬虆而又誤以為紅餘注則通典所見矣因據所見辨之使博物者不眩也

南園漫録卷二

南園漫録卷三

明 張志淳 撰

武帝意

田蚡竇嬰灌夫之事武帝令嬰於東朝廷辯之意已有在使汲黯鄭當時就韓安國之論而執之曰夫當罪不當誅當罪罪其暴横不當誅推其孝勇宥其酒失如此執之以復武帝得人任其斷自可以復太后而免夫之誅矣若疑如此恐太后怒怒亦武帝可據廷臣以為

辭而觧之矣觀其怒一時之不敢言曰吾并斬若屬是一時之臣不能深探武帝微意而不肯任怨也卒之太后不食而并嬰誅之是乃群臣成夫嬰之誅耳當時固不足論也以汲之勁直而持亦不堅惜哉觀史當如是則武帝奉母之私英明之見不俟欲族田蚡已可見矣又安國之既廢以五百金餽蚡得之安國之説固有持兩端以陰右蚡之意矣太史公於此不及而於安國俻始發其隱此其所以為良史與而觀者至今不解此意

亦猶汲鄭之不解武帝意也

樹松

大保山北多樹而高南無樹而低天順初武功伯徐公有貞安置於此謂守臣曰若南樹以松使與北平當有官於朝者守臣如其言至成化弘治間士果有官於朝者

事異

郡東南七十里曰施甸長官司者舊廣夷州也地有名

纖毛嘴者有皆井深窅莫測見者毛聳弘治戊午冬有
莊梢揮逐捕縱一鶻摶雉雉入井鶻隨雉入莊命左右
尾之至井鶻雉復騰起而聞井中嗚嗚有聲衆疑為冤
也則隐隐如人以白莊莊命引繩下曳之則一婦人遍
體衣觸風皆碎而氣息僅存徐飼以粥飲逾日始能言
曰奴姓張氏大理人也從夫楊拱貨昜於施甸夫姦其
叔母情好甚篤因紿以歸寧至此則束縛手足共推入
井中尋下大石如雨賴蔽於崖得不死徐則所束縛繩

索漸斷見井有掬水因取飲之今四十二日矣既出髮盡脫不存時西安謝御史朝宣適按永昌莊以告謝謝謂姦叔母事大不理命莊杖其夫而歸張氏於其父母世謂婦人飲水可七日不死此婦飲水四十二日不死世謂古井中氣多殺人此婦投之莫測之古井而不能殺豈天固祐之與世嘗疑孟子象與瞽叟共下土實井而不及舜之事觀此下石如雨而不能中一婦人況大聖人乎然拱姦叔母而殺無罪之妻天之所以彰於報者

昭著如此而謝為廵按顧以事大不理何不畏天之甚

莊栺揮言之甚悉故志之郘人亦有為傳者

著書

昔在京師得大學士瓊山邱公濬所進大學衍義補觀之遣一客至曰覲此見其大病乎否予以未悉對則曰此書於事理治具無所不該獨於宦官通不及一言盖不逮源流至論遠矣豈止落第二義哉後悉覲之信然則客猶未究其立意之失也盖真西山所衍者本也本

正則凡措諸天下國家之事凡常變遠邇大小精粗皆不待言而其多亦非言之所能盡也乃欲列目開條以盡之其事殆未可畢盡而已拘隘失前賢之本意矣復首論聖神功化之極為補前書自以為備殊不思見道造理之言雖異然見道者未必背於道也觀邱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浮猥鄙褻尤倍於稹所撰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謔浪戲笑尤甚高明乃以此論聖神功化之極不幾於娼家讀禮乎合而論之不過欲人

知其學博而幸其名傳非真以道見於著作者也所以其書必欲進必揣近侍喜斯朝廷刻之故不敢論及宦官也

書法

史綱如曹操書死之類所以補綱目書法之未盡亦甚有見獨綱目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史綱易見為訪殊不知此見字不特尊亮能自重表昭烈下賢亦本於將軍豈願見之此人可就見之義以紀實也可謂盡書

法之善矣史綱獨易見為訪欲輕其詞以崇貴勢其意必以為本用王訪於箕子之訪顧不思武王時為天子箕子時為亡國臣書訪足以盡其實孔明高臥其事豈比箕子昭烈時為漢臣其尊豈比武王而以求畀昧其實可乎邱平生博學廉潔好勝而躁崇勢而隱於此益可見矣

功業

淳安商文毅公輅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百五十年再

無比但人不傳其功業然觀成化中太監錢能怙寵敷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户侍改左副都御史以去能慸困此亦後來典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乃受能賂沮之皆任事大臣也而賢不肖相遠如此

鄉音

北方士夫不能唇音如以武為五以尾為葦以望為旺

以襪為它以茂為冐之類難以數舉吾鄉不能齒音如以事為四以之為知以使為死以齒為耻以詩為尸之類亦難以數舉若如江南江西閩廣之有鄉談者則又不勝舉其失何音矣同年儲户侍巏嘗言不必相訾唯讀書審音而用心於言語者方正此言最是

三臣

眉州萬公安濟南尹公旻三原王公恕皆舉戊辰進士成化弘治間俱官一品其存心律己為國憂民驗之於

弘治以來萬衰特甚尹次之王益盛天之報施隨人善惡而應未嘗少爽為大臣者於此觀之亦可猛省矣

書誤

大學衍義補祭五祀條下引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按古註疏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者乃勾芒蓐收玄冥祝融后土五方帝之祀非人家井戸竈中霤之五祀故序於五嶽之上其為五方帝明甚今乃引為門井戸竈中霤之證誤矣

## 武侯論

嘗疑武侯昭烈欲復漢而不知桓靈寵任閹宦賊害忠良盡失天人之心非成良之比及讀呂温武侯廟記則温固有此論矣但温欲武侯諭民曰我欲安時非為漢也此則不可蓋昭烈固漢之子孫不當叛漢自便以求成功此武侯所以有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之説蓋其君臣之義亦庶幾明道不計功之識矣若如温言明言桓靈不君我則為民義士先已

輕之也此其君臣所以痛恨之意正在於斯之難武侯豈無温之見哉至司馬公論昭烈只以族屬疎遠為言而以南唐比之其乖誤已甚朱子固正之矣然論者只辯其非疏則亦非盡理之論盖人君之命由於得天本於有德故天佑民歸皆以一德昭烈雖不能純一於德然在當時比之操權可謂有德矣雖非漢之宗室其志在匡時其才堪遏操固君子之所當從而後世之所當與也豈可校其親疏哉若以疏而黜之則見存之劉嬰

其視光武孰親則當責光武以奉嬰而不當自立矣通鑑既知不責光武奉嬰或立劉氏之親且賢者顧可以昭烈於漢為疎遠而比之南唐哉在當時則漢不當復勢不可復在昭烈孔明則當以復漢為義而不計其勢之難温豈足以知此

刻報

袁盎晁錯皆天資刻薄私已自矜之人盎如毀絳侯卒致絳大與結交説申屠嘉卒致申引為上客見竇嬰

言吳所以反皆由晁錯錯如因淮南王死即勸文帝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夫淮南王罪當死若之出文帝意於丞相御史何干蓋錯必有私怨於丞相御史故因文帝之信已而陷之史失載矣錯竟斬於盎之譖盎卒刺於梁之賊而竇嬰右盎以殺錯亦以飛語為田蚡所戮據其死皆不以罪而刻深私已爭逐勢權傾奪智計而天各類應之無少爽者皆天道孔赫之不可掩者遷史不論及此而以變古亂常不知時變斷之末已

善富

善富二字班書言任氏折節為力田役人爭取賤貫任氏獨取貴此意最好盖富而不善必為姦利既為姦利必致禍敗矣

霻哥

紉聞霻哥者居濟寧之魯橋能預言禍福本猴也因竊陳希夷所鍊丹藥食之遂霻通至今今所居必擇人妻少有色者以其夫為香通而居其家問事者踵至香通

家為設絳帳居之於絳帳前傳語時來兩京京師則多居鮮魚巷問事者瞻拜先自索錢曰不可輕易我香通要交錢足數方告之正德間家因會女客失一銀物遣老婢往問之既多與香錢只曰其物已為人竊毁用矣問其人姓名只曰我說其名人來怪我香通因不說老婢回言家人不平遣再問之索多如前始曰物是孫少卿家劍童毁用了再不可得矣老婢恐再問而猶不得則起立於旁伺之至久問事者盡去帳中問還有人否

其香通不知老婢之伺於後也答曰無有即揭帳老婢見帳中一猴據床而坐隨聞空中傳呼聲遂不見矣出只見香通之妻艷粧盛飾年可二十餘自看裁青紗袍里婦敬禮夫希夷令尚不存而猴竊其丹藥反靈通久長如此此一不可曉仙家錬神離形謂之脫胎令聚則故形散則無見雖仙家莫兼此二不可曉仙之術曰出神之後再無嗜欲令孜孜求錢盛為張設此三不可曉仙家丹成升舉之後再無男女之慾今日依少婦擇邑

宣淫此四不可曉仙家采鍊皆用童女今只用有夫之婦人以長生此五不可曉仙家丹成則不食煙火之食今日食炙鷄燒酒又能變化不測此六不可曉仙家絶世今時與人為猜枚賭酒之戲為戲謔人世之談此七不可曉既通靈變化矣不知老婢之在旁而誤見其故形此八不可曉既能人言矣又不能為人形此九不可曉夫有形體則不能不病有嗜欲則不能超世今於飲食財色之好皆與人同而加甚於形體於嗜好仍與猴

同而通靈過之此十不可曉也且如張平叔以後謂為天仙者凡幾人矣而音絶神泯再無徵矣而猴之長生住世乃如此今自侯王以上士夫以下罔不尊崇奉之曰上聖曰靈仙而不敢正其妖其瀆亂男女已甚而不敢禁其事更日崇之信之何也

着忙

宋叅政應登嘗言康狀元海謂東坡范增論後數句忙殺東坡盖以峻快斬截為着忙也此亦有見矣然不免

溺於一偏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複典厚而不知峻快斬截亦史記所不廢如韓信傳中任天下武勇以下載我以其車一節可見東坡於此等得之而今日舉業宗之康見之熟而遂以為忙不知史記為文如王右軍作字歐師其勁顏師其肥虞師其匀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與重紆徐而遂輕彼峻快斬截也必欲備之斯可矣然康此言却是自已有見識不隨衆歡喜所以能自立於古文也

女色

女色敗國固不俟論然觀自古以色著名者多不善終如妹喜妲己褒姒戚夫人趙飛燕趙合德潘淑妃張麗華楊太真宋劉貴妃之類不可枚舉唯武曌始以媚名卒僭天子位以壽終蓋古今天地之大變難以常理論也然其色亦不聞如前之美

貝原

雲南用貝不用錢貝即古之貝也今士夫以為夷俗殊

不知自是前古之制至周始用錢故貨貝每見於古書穀梁傳貝玉曰含貨殖傳載之不一東方朔曰齒如編貝文中子曰蘇威好鍾鼎珪璽錢貝皆謂此也又制字者如財貨寶賂賄賈貢貴賢貲貺賚賓賦貿賫賞贈貽賛貸贍贐贄賻買賣之類不可盡舉無不用此則貝為寶貨固始上古禮含用貝玉其重尤可見而顧以用貝不用錢為譏誚不亦異乎

南園漫録卷三

南園漫録卷四

明 張志淳 撰

字誤

䕥音桓荻也見前漢書貨殖傳今程文避諱於㰹字盡去木是䕥字矣其可乎要惟省木之點斯可矣

子西

朱子註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謂子西卒召白公以致禍亂按史記白公勝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嫡長孫也建為

費無忌誘平王奪其妻而欲殺之故出奔勝時又未有罪校之昭王之生其出尤正子西旣遜昭王而立以為君則召白公亦天理之難泯又恐其在吳為楚患也此不足為子西病乃以此為孔子所外恐未然若只以其不能革楚之僭王又納鄭賂為之起兵以致白公仇之而作亂事理豈不實子西豈可辭乎

繆謚

古君臣多有繆謚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然秦繆公稱

五伯何以謚繆史記蒙毅謂殺三良以從死退百里奚非其罪故號曰繆公又宋改謚秦檜曰繆醜則繆為惡謚明矣然漢昭烈謚張翼德曰桓謚關雲長曰壯繆則固以繆為美矣若惡謚昭烈為之伐吴不可諫止關之忠勇蓋世昭烈肯以加之乎在宋之先晉秦秀欲以繆醜謚何曽而武帝不從則以繆為惡又不止宋矣或古者假借以繆為穆歟然謚法穆繆各具固不俟假借也令人書或書秦穆或書秦繆竟不可辨

論賢

史綱論劉靜脩不仕元與其退齋記之譏許衡仕元義最明正至以靜脩作渡江賦為幸元滅宋且謂劉生長燕北為見聞習染所局如盧摯之徒謂宋為淮夷此殊不知靜脩矣觀靜脩詩有云世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又云都無三百年間事寡婦孤兒又被欺則其非宋取國之不義已有素矣此渡江賦之根柢也弘治中刑部潘員外府作孔子通紀後紀而及於靜脩亦

以過江賦為疑遂與内江劉檢討瑞計以為静脩必别有所見而不能剖劉以問志淳曰此何難剖之有劉異而求其說曰静脩之節決不肯苟於出處故退齋之記作静脩之見尤不足篡周之宋故過江之賦成此其識見精峻造詣純潔可與夷齊伯仲邱窺見其一而妄擬之固非矣潘不得其道而委於不可知不亦誤乎劉謂有史筆而惜潘不及聞此云

桂辨

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辭桂酒菌桂之類即今醫家所用取其氣味辛甘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所植取其香氣馥烈乃尚其花也今類書載桂通不别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劉豫

劉豫遷汴與民約曰自今不用宦官宦則當徽宗任童貫李彦楊戩之時所以取怨於民者深矣豫以進士叛逆絶似劉闢闢即敗滅而豫卒借天子善終保首領不惟

豫有金人之恃其才亦僾於關矣視其與民約者可見

肅政扁

水東日記載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謂前元有此號建文中亦有此銜號當撤去夫仍前元之號者如旵樂宴如各藩稱省之類不一矣又建文中亦有此號何其過耶以葉文莊之賢去建文已久而言猶若是則又無怪蹇忠定建言當時也同年楊主事循吉既致仕嘗遣子奏復建文帝號當時孝廟亦不之罪則聖德明睿廣大

與葉之見天淵矣然觀葉載太監沐敬之事又與此異無乃一時未之思耶

班史

班固漢書與史記不同已有史漢同異及容齋亦間言之矣偶觀季布傳曹邱生云楚人諺曰得黄金百觔不如得季布一諾此即當時語無容易者班書减觔一二字遂使文義全萎豈直新唐書之病乎

張綵為郎中時常言父子之性非正其原只為求女色之樂每聞之殆欲掩耳近覩孔融傳載路粹誣奏孔融與禰衡言父子無親只為情慾則悖理傷道之論前固有之矣

巾幘

曹操欲殺孔融令路粹奏融禿巾微行註謂不加幘也則巾幘之辨已可見矣又謝安傳桓温詣安值安理髮久而方罷使取幘温見留之曰着帽進其重如此今制

皆用網巾則禿巾之推也吏隷生員齊民於上各加巾私則加小帽又加大帽則幘之推也温使着帽進而免其戴幘則幘固如今之烏紗帽而帽固如今之大帽小帽蓋欲便之不用禮服而以為重安也

珠履客

今人多言珠履客三千至白帖所載亦然按史平原君客三千其上客皆躡珠履則珠履乃三千客中之上客方躡非三千客盡躡也

詔語

令世承宋儒之說若謂宋以前無深知義理深知義理皆自宋始者夫宋儒論義理誠精然以今日踵其說而漫無真知者觀之却去前遠甚嘗見漢人詔中多精不暇一一只如成帝制東平王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錯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此數語於性情義利處何其精深明白也恐非後世詞臣所及

狐媚

狐之惑人載於雜説家明矣永昌有施姓子以丹青為業年十七時以元宵看燈田遇一婦人極艷美施誘之至家遂昏惑其父母遍延諸術家莫能治或教以群犬逐之遂絶甞面詢其人則曰彼婦雖黒夜視之而形容光艷其見當時自不悟也然其人年七十餘矣至今無他

惡符

金完顏亮之弒逆亂倫好殺嘉兵矯偽沉湎冒色與隋煬廣同後舉中國而被害於揚州又同其享國與年壽大約又同其得謚又同而遺臭後世又同天理昭然莫此為甚可以為君人者之炯戒也

註書誤

論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朱子以唯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為義而屬上句矣及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朱子又以疑而未定解必也聖乎而屬下句矣

二句皆孔子之言文義氣脉皆同若通作疑而未定解於理豈不尤順於孔子當時之辭氣豈不暢乎况此二解又非引言而皆出朱子而前後頓異良不可曉或謂朱子不可妄意則寧失孔子本意而徇朱子可乎夫孔子聖也朱子賢也賢者不免有時而誤又何疑哉觀朱子於程張亦辨其非主於理之是而已

僭稱公

春秋時晉鄭齊衛皆以侯僭稱公春秋則書其實魯

亦以侯僭稱公春秋則仍其舊胡氏以爲臣子之詞是已獨宋以公爵而未嘗少僭竟無人表其實何也至偃方僭王不久即滅於齊矣

宦官名

周官官閽人寺人其職也秦始有中車府令漢唐因之而中謁者中常侍中尉類以中字名其官矣洪武初只以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名永樂初始改監正曰太監夫天子之三公方曰太再上而天子之元子又上

而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令中人之職亦曰太其視漢唐宋止以中名者卻盛矣然漢唐宋至有封王侯將相之名者則視我朝存沒止於太監者又遠矣使冄不以太監家人弟姪為侯為伯為錦衣官則前代更不可及矣洪武之制豈不冠今古哉

薦賢

華容劉東山公為兵書時極意薦才於是群趨競進時張綵為稽勲員外即欲求越次之舉又值北人火節張

甚遂以談兵動劉劉極推許間以語志淳因素知綵之
大姦險無學術貪財好色好亂而談兵亦妄也頗謂不
然劉遽曰吾無才而居此故急於取才耳對以就才之
中須少有行檢若通無行恐才不可獨任劉不懌後竟
以僉都御史薦時泌陽焦公芳為吏書而吳郡王公鏊
為吏侍霊寶許公進初為兵書焦亦才綵而王許固不
可乃止而綵怨予特甚及綵再附劉瑾起為文選郎中
無何升僉都御史即轉吏侍予遂有南都之行後綵伏

誅語猶不置矛君子之難於知人小人之深於報怨言語之不可不容三事皆可為戒也

評畫

世多畫七賢過闗圖不知七賢為誰各載其說按陶靖節集聖賢群輔録魏嘉平中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並居河内共為竹林之遊世號七賢袁宏戴逵為傳孫統為賛又七人仕晉皆有名則必是此七人矣且圖一人騎牛則河内多有此而晉人多乘牛亦屢見

於別書也

密詞

程史載宋徽宗玉虛密詞而引禹湯罪已以興終之又按蔡絛國史後補具載徽宗教門尊號及唐武宗會昌授龍文稱號此最善學遷史為武帝紀意為君至敗國矣而信尚猶若此則終無時而改悟矣其必為囚擄何疑

奏臧隸

莆田彭公韶為吏侍時人不見其笑容殆可比宋包拯及邊刑書遂奏減百官柴薪皂隷之半朝士為一諠以為令俸不實丈校前代已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遞減其何以養廉事下兵部兵書馬公奏不可減遂如舊僉謂彭治書老不識既富方殺一句詢其由盖欲論內臣一二事故言此以示無偏曾不知即此而并其素望亦損不特掩其論內臣之美意也大臣行其所無事不當容心如此

## 交阯

交阯唐堯宅之漢州之逮吳割據亦然宋不競始失迄元之强大竟不能郡縣之如漢也雲南漢不能通至唐妻以公主至三圍成都抗衡中國然今卒為郡縣說者謂元兵由西域出大理後故地勢順下雲南而我朝開拓以之是已然元剗厓山屠閩廣因稱兵交阯勢亦無不順矣而竟不能有之何耶我朝永樂初破交阯立布政司以復漢舊偉矣尋又棄為外國豈地合散自有數

耶抑人謀之不臧也郡中一指揮調自交阯歷三世而家之明珠獨異等伍則凡所以失交阯之民心而再不可取者具以是耶洪熙宣德間既棄交阯矣至弘治初莆田彭公詔撰名臣録亦述當時之説以賛大臣之功此譬諸人家父祖遺有田土為强竊所占其家幹度一時力難爭因棄之以省訟妨業可矣顧張之以為功無乃不可乎以交阯之勢校之雲南則沐昭靖王張吏書之功深且廣矣

## 洒削

史記貨殖傳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漢書音義以洒削為治刀劍名索隠以洒削為磨刀以水洒之又方言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按周禮六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曰魯之削又曰築氏為削長尺博十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鄭注曰削今之書刀也又注曰古人未有紙筆以刀雕字謂之書刀亦如筆也別注解削極明亦以雕字之説為不通而

引子張書諸紳為證則削為書刀為削竹簡之用無疑矣但洒注為以水洒之雖近而事義終欠明周禮注者以為加純鋼使鋒利若今之剃髮刀於事理是已然鋼乃鍊鐵之精為之非錫也以為錫即今之鉛然鉛體柔又非鋼之利也且五分其金而錫居二為削與殺矢之齊金錫半為鑒燧之齊則五分其鐵而鉛居二又何以能鋒利乎鉛可名錫古字同也鉛為純鋼又非事理所有此殊不可曉意洒字有淬厲之義而非只以水洒之

也則音義與索隱所解雖近是而皆未究極二字之義

史易字

舊唐書崔脩傳言脩制衣帶手書以通意於孫德昭其詞緩新書作斬帶為誓其語急誠使有據則可矣不然何從以制衣帶為斬以通意為誓哉語言輕重在詞臣此劉静脩之所嘆也

光武

漢光武於兄縯恩禮極薄盖始謀者縯也結豪傑者縯

也創洪業者縯也其見殺於更始而不哭有以也及即帝位謂宜首加縯封而襃示天下然後封其二子可也顧遲迴至建武十五年始因對諸子而贈為公又至十七年公皆進王而始贈為王觀冦恂勸耿況不奉王郎亦曰昔王莽時所難獨有伯升焉今大司馬劉公伯升之弟可扳附也況遂奉光武則縯之功澤亦自可見而遲録其功又絶無特異昭宣之典至於劉盆子之兄恭殺於劉輔遂為之補王侯賓客坐死數千人朱鮪等殺

縯及降竟不行殺縯之罪夫恭之功之親視縯何啻百十何於恭之仇報之如彼而於縯之仇忘之如此律以兄弟之仇不反兵而鬬之經則光武薄於兄之恩義甚矣而後世通不論及

漆齒

新唐書南詔傳曰茫君號也永昌南有茫天連茫鲊茫施皆樓居無城郭有漆齒金齒銀齒三種夷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今芒市長官司去郡四百

餘里皆大伯夷也多以酸石榴皮及藥染齒使黒初無金銀鏤飾者又漆齒既黒亦無寢食脫去之理黒齒則信然謂之漆謂之為飾見人寢食脫去皆妄傳也

中人敝

唐代宗時李寶臣攻田承嗣丞亡代宗遣中人馮希倩勞寶臣寶臣歸絹百匹希倩抵之不為禮致寶臣貳與承嗣和後承嗣復猖天子竟不知也終之唐室滅藩鎮之手豈一朝一夕之敝乎

南園漫録卷四

南園漫録卷五

明　張志淳　撰

六科稱

水東日記謂公文承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李顯為都給事中强加都字為失又云今止稱六科亦未為當夫五府都督其官也六部尚書其官也都察院都御史其官也今以為未當則是仍稱六科給事為當矣如此則五府六部俱當加官名如六科

又何以獨稱其衙門乎五府有都督同知僉事六部有侍郎都察院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如李顯要稱六科都給事中則當稱五府都督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也今以為非而不稱六科都給事中却又以稱六科為未當則必稱六科給事中為當則五府稱都督同知僉事六部稱侍郎都察院稱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乃與六科稱給事中一體矣其可乎哉盖府部都察院以都督尚書都御史為尊官以同知僉事侍郎副僉都為佐貳

六科以都給事中為尊官以左右給事中給事中為佐貳今只稱六科正與府部之稱相合顧又非彼而是此殆不可曉

稱父母

今天下士夫皆稱本府州縣官為父母大人稱者以是外得忠厚之名內取身家之利見稱者以是外詑尊崇之名內獲結託之利故交相尚而不可改矣然書曰元后作民父母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學孟子亦屢

見之則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稱也今通以加之府州縣官甚至鄰封府州縣又甚至主簿典史又甚至稱府官為祖父母稱布政司官為曽祖父母是等府於人君之上而布政司又尊無與加矣揆以天子作民父母之義豈不僭乎夫俗稱天子亦曰爺爺爺爺亦祖父之稱也乃又加曽字於上是比爺爺之稱尤重矣豈不悖乎設使誠以墳墓桑梓之故則亦不應以天子之稱加之况稱之如此其尊一不得利則明劾陰構造謗詆毁無所

不至有父母之義者固如是乎蓋緣鄉官始於求利於
有司故為此不情之稱而不恥有司喜於見尊於鄉官
故安受過情之諂而不辭夫不恥則又獲名譽之美不
辭則又取交通之利故上下相尚既乖於禮尤病於民
而通不可變矣或謂孔子何以稱魯為父母之國曰孔
子只以父母所生之國稱之初不聞其稱鄉邑長為父
母亦不聞其稱魯君為父母也且周為封建魯自君國
孔子亦未嘗以父母稱魯君今天下四海統於天子至

尊無對而以詩書所稱天子之稱加於府州縣之臣可乎建安楊府丞旦為考功郎中時甞言不忍以父母二字加於人雖人不悅我竟不忍改志淳甚是其見因推而論之

田雙

輟耕録言田一雙為四畒云因見雲南雜誌始知之近見唐書南詔傳言田一雙為五畒官給田四十雙則為田二百畒且與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合恐陶偶未之

見耳

大臣

王嘉為丞相以諫董賢增封忤哀帝得罪當時議郎議猶以為聖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為起疾病視之無數進之以禮退之以義今嘉罪雖著大臣裸形就笞非所以重國也以是觀漢於大臣雖有誅戮不逮於宋然禮之亦重矣弘治四年禮部尚書耿公裕侍郎倪公岳周公經皆送錦衣衛鎮撫司去衣笞二十而倪體肥碩

去衣之時尤增多口後耿俔二公皆為吏書卒官周為
戶書去位一時有識謂三公皆時望在位通不及十年
孰若下獄後從容以疾求去為優也此所謂裸形就笞
者與

中庸

志淳居學宮時見一官問中庸二字所出曰中出堯之
執中庸出易之庸德近覩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
曰中和祗庸孝友鄭氏訓庸為有常則中庸二字周公

已全具於教矣

霞杯

杜詩教兒且覆掌中杯虞註以覆為飲酒嘗見家語孔子問子路使者云醢之矣孔子遂覆醢韓非子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使子貢往覆其飯則覆字之義明甚而覆杯為不注酒不待言虞何以不攷

禮服

輟耕錄謂元以婦人禮服曰袍乃達旦稱漢人則曰團

衫南人則曰大衣今自京師及天下皆稱婦人禮服曰袍豈沿習已深與

生口

魏志王昶傳注云任嘏與人共買生口各顧八匹則名牛馬驢騾為生口舊矣

賴字

今人以物相質不還曰賴然左傳令鄭人貪賴其田則賴之為義亦有本矣

轉注訓

志淳幼讀解曰轉注如考老之類假借如令長之類竊疑令長以圈法之字多故可言類若考老則不見其類也殊不能自决近見王栢正始之音引長為長長行為行行為轉注而以考老之訓為非極為有理乃知許慎以考老之類為轉注以令長之類為假借者真誤也四書大全小註亦漫取之不復致察况初學之士哉或疑如此則轉注似假借矣殊不知假借如豪能二字本二

獸也假借之言人之有德有才為豪為能也假借於本字無義意而借用之轉注於本字有義意而圈别之故不同也必如是然後轉注二字之觧方明轉注者轉其聲而圈注之也且考老之類令除二字其類何在乎以此見宋人之學猶精深於今令人為舉業所限一得登科再不事學矣何由能精博盖四書大全之成彼名一時者亦只據許慎之謬而不及王栢之説則又無怪乎今之為舉業者矣

用私報

宋人嘗擬張浚於孔明周密及他書辨之明矣復有一事如私汪伯彥之引進而與秦檜奏復其官不知孔明可為此否又秦檜既罷黄龜年等論之其姦著矣其乞扈從不許高宗猶在疑似之間也因浚始召赴行在浚初不過以檜從汪伯彥學而浚為伯彥所引進故也私意盤結甚禍如此乃欲復讐中國其可得乎浚復言與之共事始知其闇非初不知如胡安國也溺於伯彥之

舊而昧於公也亦非真知其闇也後為檜遂而方有此言也史信浚知檜闇之言而察浚以私昧之於始此豈浚之本心也哉檜之姦惡而才足濟之夫豈闇者若曰闇於主和不肯復讐以異浚見亦其姦之至者而顧以為闇豈得其實乎宜乎檜能傾浚而中高宗之意也浚之起檜於前王次翁之保檜於後其揆一也

籠竹

杜詩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稍虞註榿甚明

而不註籠嘗見唐書南詔傳吐蕃䫋城將楊萬波約降
事泄吐蕃以兵五千守韋皐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
䫋城以來又舊唐書吐蕃傳亦有籠官太籠官之稱又
韋皐傳擒籠官四十五人擒主籠官節度則籠固吐蕃
之地名籠竹葢籠地所産之竹也故以對橙林
並坐
弘治中北兵火節寇邊勢甚猖獗時鈞陽馮公文升以
少傅兼太子太傅為兵書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於教

塲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遞閱之夫以保傅之官掌大司馬之柄又值弘治之世内臣之自尊猶若此無怪乎漢唐之末造也

遷獄

永昌文廟東有鎮撫司每考訊搒掠聲徹禮殿志淳在學時隨類告遷於上司皆難之後常山樊公瑩為御史至永昌僉以樊有清聲亟往告焉難之尤甚時成化已

末也無何有內臣來鎮守偽好文試往告焉即遷去又無幾何有言於後之鎮守者又即遷於城之東至今上下便之夫前之居上者貪汙不事事宜其難矣樊以廉潔著名而於義事亦如此誠使有制不敢擅遷則內臣皆即日遷之不聞在上以制非之者使於事理當遷又何以畏忌如是也令御史巡按歸皆考以不推姦避事方復道求其實稱此五字以樊之名或在歟已

論人物

臨川吳氏謂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功業不同而同為百代殊絶之人物遭時雖有異易地則皆然此皆根本宋儒成説以立論而非真知四人者也葢武侯之出處與學力才識殊非三公所能知亦非三公所能及此所以謂之三代以上之人物也假曰不然則請質之三顧方起與相從於留者孰重子弟死義於國與倡王諸呂者遺教孰得才由於學學由於静與事黄石以智計名者孰正身都將相而取信天下與事女主

而取愧於姨母者孰優以益州之地而振動中國司馬氏畏服以世與奉中國之大而困於西羌以幣獲免者孰愈或曰此所任有專否也曰所任有專否正由於所藴之不同所藴之不同是以隨時以就功名而出處有不及此正在所由之學術未精純而所養之才力未充大也學未精純才未充大茍使三公處漢末不免仕吳與魏必不仕吳魏亦不過少優於法正蔣琬輩而已何以同諸葛武侯哉或又曰留侯功業大程子稱其有儒者

氣象識者嘗以並論恐不可少則曰程子取其去之知而言其學其正固非武侯比也須深思方得之豈可襲人言以自誣哉故曰吴氏之言皆踵宋儒成説以立論而非真知其人者也

字義

妙好嫐三字皆從女儒仙佛三字皆從人古人制字固不可謂無意至於人之所需為儒人為居山為仙人而弗人為佛其義意又各有在

左右

左右之尚各說家不一然觀前漢百官表十左廐長十一右廐長十二左吏十三中吏十四右吏則官次尚左與今同但中猶在左下右上今五軍都督府與各衛所則以中為尊矣

子糾

程子以齊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朱子取之按春秋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秋劉子

單于以王猛入於王城注猛未踰年稱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雖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又按荀子曰齊桓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為兄在春秋戰國皆然當時必無誤至程子始以為弟而朱子取之莫考所自竊意程子因孔子稱管仲而以召忽為匹夫匹婦之諒無以釋其意故以糾為弟而求合孔子諒忽而功仲之意朱子至此章亦費力辨論故不得不取程子之言以為據然

盡廢當時之實而以子糾為弟恐亦不可嘗因是而求得所以不必以子糾為弟誣桓公為兄而於孔子之言春秋荀子之實自不相病之論此不暇載

書二義

杜詩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其意以學書為詩書之書矣按東方傳云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乃今之字書在漢則史書篆隸之類也故曰文史足用觀其下曰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則前三冬所學為字書

可知令為詩率承杜誤以為詩書之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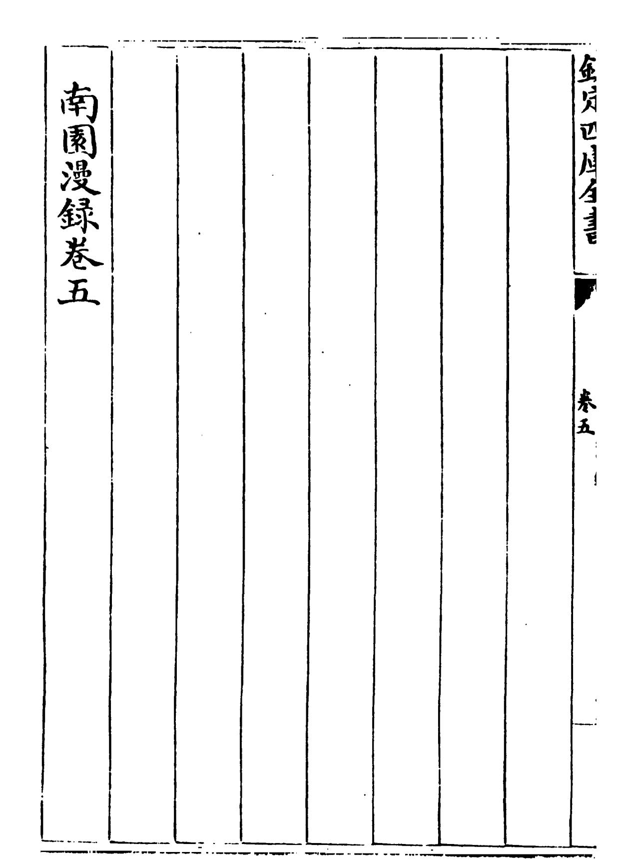
王孫

幼誦王維芳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之句不曉所以問之郡中人皆不對偶見本草說曰草一名王孫則知維詩之命意矣

長楊

唐人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只以長楊為宮名故不可曉後值今喬禮書布大為太常少卿祀西

嶽為予言親歷其地有楊數株猶在閣基之西非宮名也



南園漫録卷五